

铁匠爷爷的旧时光

■ 赵晨浩

老槐树的影子刚爬到井台边，爷爷的晨课就开始了。

铁锤砸在砧子上，“叮——当——”尾音总要在空气里颤三颤。爷爷的锤法有讲究，先是一记闷响定住烧红的铁坯，接着一串连敲，火星子便从铁砧上蹦起来，像年三十炸开的炮仗。我蹲在门槛外数着那些金红的星子，它们落在爷爷的粗布围裙上，烫出一个个焦黄的“小月亮”。风葫芦的喘息是底音，“呼——嗒——”炉火就应声蹿高半尺，映得他额头上的汗珠子也成了赤红色。

打铁人的手是活计好坏的量具。爷爷的拇指关节有道月牙疤，那是给张婶家菜刀淬火时烙下的。而

我喜欢这双糙手。寒冬腊月耳朵冻得生疼，那对糙手一捂，整个人都暖和了。最神奇的是看他打铁环的光景：烧红的铁条在他的操作下弯成圈，往水桶里一浸，“滋啦”一声腾起白雾，他眯着眼再用指肚摩挲接口，单凭触觉就知道哪里还有毛刺。那只铁环我玩了整整三年，磨得能照见人影，却始终找不出半处刮手的棱角。

爷爷打的家伙什儿，是附近村镇都认可的硬招牌。推开打铁房的杉木门，铁砧上的凹坑里躺着几粒生锈的铁渣，墙角堆着的镰刀、锄头却都都有了主——东家等着收麦，西家预备着刨花生，这些浸着汗、淬过火的铁家伙，带着“杨庄堡老赵头”的名号和老主顾的念想，还在四

里八乡的地里刨着活路。

他打的镰刀，割麦子时“刷刷”响，刃口不崩不卷；他打的锄头楔得死紧，一锄下去震得虎口发麻，锄板儿却纹丝不动。赶集的、下地的，都认准了“杨庄堡的老赵头”。隔三差五，他天不亮就挑起沉甸甸的担子去县城赶集，褡裢里塞满新打的锄头、镰刀、铁锹头。晌午回来时，担子轻了，褡裢瘪了，手里却总攥着个油纸包。那香味儿老远就飘过来，有时是个鼓囊囊的肉夹馍，肥瘦相间的卤肉汁水把纸都洇透了；有时是根油亮亮的鸡腿，皮焦脆，还滋滋冒着热气儿。他往我手里一塞，自己蹲在炉子边就着热水啃干饼子，熏黑的脸上笑出深深的褶子：

夏夜

■ 杜瑾瑶

每当夏日来临，我就会想起儿时的夏天。

记忆中我童年的夏天，是极鲜活的。每每听到蝉声聒噪起来，我便知道，又是到了呼朋引伴，潜入夏夜之中的好时候了。

那个时候，捉鱼最是有趣。夏日的溪水清浅，刚刚没过脚踝，却有许多小鱼儿横行其中。只需将手轻轻探入水中，待那鱼儿游近，猛地一捧……但灵活的鱼儿们可不会让你如愿，十有八九会被鱼儿“狡猾”地逃走。偶尔得手，小伙伴们便欢呼雀跃，将那小小的生命捧在手中，享受着这一刻简单的成功。其实捉着的鱼，也从未带回家去，小伙伴们总是在玩耍过后，又轻轻放回水中。如今想来，重要的不是得到，而是追逐的过程，是手心触到鱼身时那滑腻而鲜活的感觉。

我们从河边上岸回家的时候，萤火虫便登场了。它们从回家的小路两边鱼贯而出，一点两点，继而连成一片，宛如天上的星子落入凡间。我们追着萤火虫的光点

奔跑，小手在空中乱抓，捉住了便小心翼翼地拢在掌心，从指缝里看那绿莹莹的光点明灭。有时将捉着的萤火虫装在塑料瓶里，便是一盏小灯，照亮我们黝黑而兴奋的脸庞。然而这灯终究是不能长久的，还未到家，那光便黯淡下去，于是我们又忙不迭地打开瓶盖，看它们歪歪斜斜地飞回夜色中去。

那时的夏天似乎格外漫长，每一天都充满了无限可能。我们不像现在的孩子，有那么多精致的玩具和电子设备，却也从不觉乏味。一条小溪、一片草地，便是整个童年的乐园。我们与自然肌肤相亲，感受溪水的清凉、泥土的柔软，以及萤火虫在掌心的轻痒。这些感受如此真切，至今仍烙印在我的记忆深处，成为生命中最初的美好。

虽多年不曾回到老家，但那些夏日里收获的好奇心、探索欲和对生命的热爱，却早已融入血脉，成为前行路上不灭的明灯。童年的小溪依旧在记忆里潺潺流淌，提醒着我：

下井

■ 谢红江

处暑时节，我到麟游调研，有幸到郭家河煤矿井下参观体验。

听到要下井的消息时，我的脑海里马上浮现出影视作品井下井下的场景：漆黑的巷道、漆黑的矿工，瓦斯、透水、冒顶、塌方、闪爆等字眼一飘过脑海，不由得让人心头一惊。

要下井了，着装有严格规定，需从内到外换穿防静电衣服。我们换上煤矿准备好的短裤、袜子和一套紫红色的纯棉衣裤，用一根红布腰带把裤子扎紧，又戴上红色的安全帽，换上黑色的高帮矿靴。随后在煤矿工作人员的指点下，把一条宽大的牛皮腰带系到腰间，腰带上拴着自救器、便携式矿灯和定位装备。看着全部武装的自己，突然间觉得好像要去执行一项特殊而神圣的任务一样。

我们过完安检，乘坐一辆无轨胶轮车下井。车子进入井口，沿坡

面徐徐向下行进，巷道内弓形的灯带亮如白昼，被矿工们称作“时光隧道”。大约一公里后驶离“时光隧道”，车子沿水平方向行驶。平巷内尽管灯光亮度减弱了一些，但巷内依然清晰可见，两侧墙面上线管、水管及吸排瓦斯的管道整齐排列，一时间觉得腰间的矿灯成了摆设。竖井不时有风吹进巷道内，清风徐徐，我们仿佛嗅到了井上泥土的气息和阳光的味道。

井下路面较窄，宽度大约3米，通常无法会车，对向有车辆驶来时，就近开进只容一辆车的斜巷内避让，限速20公里内行驶，40多分钟后，车子行驶了10多公里，在依次通过两道紧闭的大铁门后到达了采掘面。

我们下车向前行进，找不到平日小说里描述的“又低又窄”“坑洼不平”的景象。巷道顶部及两侧多



图片由AI生成

真正的光明不在于身处何地，而在于心中是否还保有那份对美好的感知力。

时代的车轮向前，我们无法重返童年的小溪，但我们可以成为那个为下一代守护萤火虫的人。也许

“快吃，今儿的铁卖得好，管够！下回赶集，爷爷再给你捎好的。”

后来爷爷老了，锤头渐渐抡不了那么高了，撒子房里的“叮当”声也稀落了。可只要有老主顾寻来，他就还要生火打铁。

爷爷走后，我才懂得铁器是会说话的。如今每当暮色漫过麦场时，我总恍惚以为撒子房的烟囱又冒起了烟。偶尔听见风掠过檐下，那挂着的几半片破铁皮发出“咣啷咣啷”的撞响，像极了当年锤铁的回音。还有那个小铁环，如今成了打开回忆最珍贵的钥匙，只轻轻一碰，满屋子的铁锈味、卤肉香和那些藏在飞溅火星里亮闪闪的时光就又都回来了。

针脚里的山河

■ 狄干为

在巴黎时装周的T台上，模特身着改良版马面裙走出东方气韵；在上海时装周的秀场里，敦煌藻井纹样化作流动的裙摆，这一切都清晰地表明，服装设计早已超越剪裁与面料的物理范畴，成为承载家国记忆与文化认同的精神载体。

中国传统服饰体系本身就是一部鲜活的家国史书。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素纱襌衣，以不足50克的重量诉说着汉代“天人合一”的造物哲学；宋代裙子的简约形制，折射出土大夫阶层“以俭为美”的家国担当。这些历史遗存不仅是面料与剪裁的集合，更是中华民族精神品格的物质化表达。在设计实践中，我们尝试用解构主义的手法激活传统基因，将明代补服的纹样通过数码印花技术重新排列，让象征文官武将的飞禽走兽以抽象几何形态跃然于现代西装；把苗族百鸟衣的刺绣技法融入运动卫衣，使图腾崇拜与街头文化产生奇妙碰撞。这种看似“打破”的设计，实则是对传统文化基因的提纯与重塑，让千年文明在针脚间焕发新生。

面料的创新不仅是技术突破，更是时代精神的具象化呈现。当我们将石墨烯材料应用于防寒服设计，轻盈保暖的特性背后是中国科技实力的自信彰显；用海洋回收塑料制成再生纤维面料，每件服装都成为环保行动的宣言。这些新材料的选择，让服装设计成为连接个人生活与国家发展的纽带。在一次毕业设计中，我尝试将传统夏布与智能温控纤维结合。夏布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，承载着江南水乡的农耕文明；智能温控纤维则代表着科技前沿。两者的融合，既延续了“靠山吃山、靠水吃水”的生存智慧，又呼应了“科技强国”的时代命题。

服装的廓形设计如同无声的诗歌，诉说着时代的情绪与民族的性格。宽松飘逸的汉服形制，暗含着“和而不同”的包容气度；中山装的四个贴袋，象征礼义廉耻的传统美德。在当代设计中，我们可以通过廓形的创新，构建新的集体记忆符号。将高铁流线型外观转化为连衣裙的剪裁线条，让“中国速度”的意象融入日常穿搭；以“天官”空间站为灵感设计的未来感外套，硬朗的几何轮廓与柔美的垂坠面料形成对比。

站在历史与未来的交汇点，我们肩负着特殊使命。当我们将云锦的华贵织入职业装，把敦煌的色彩融入童装，用苗绣装点运动装，每一针每一线都在书写新的家国故事。这种设计理念的转变，不仅让传统文化“活”在时尚前沿，更让服装成为凝聚民族情感、传递中国精神的流动名片。